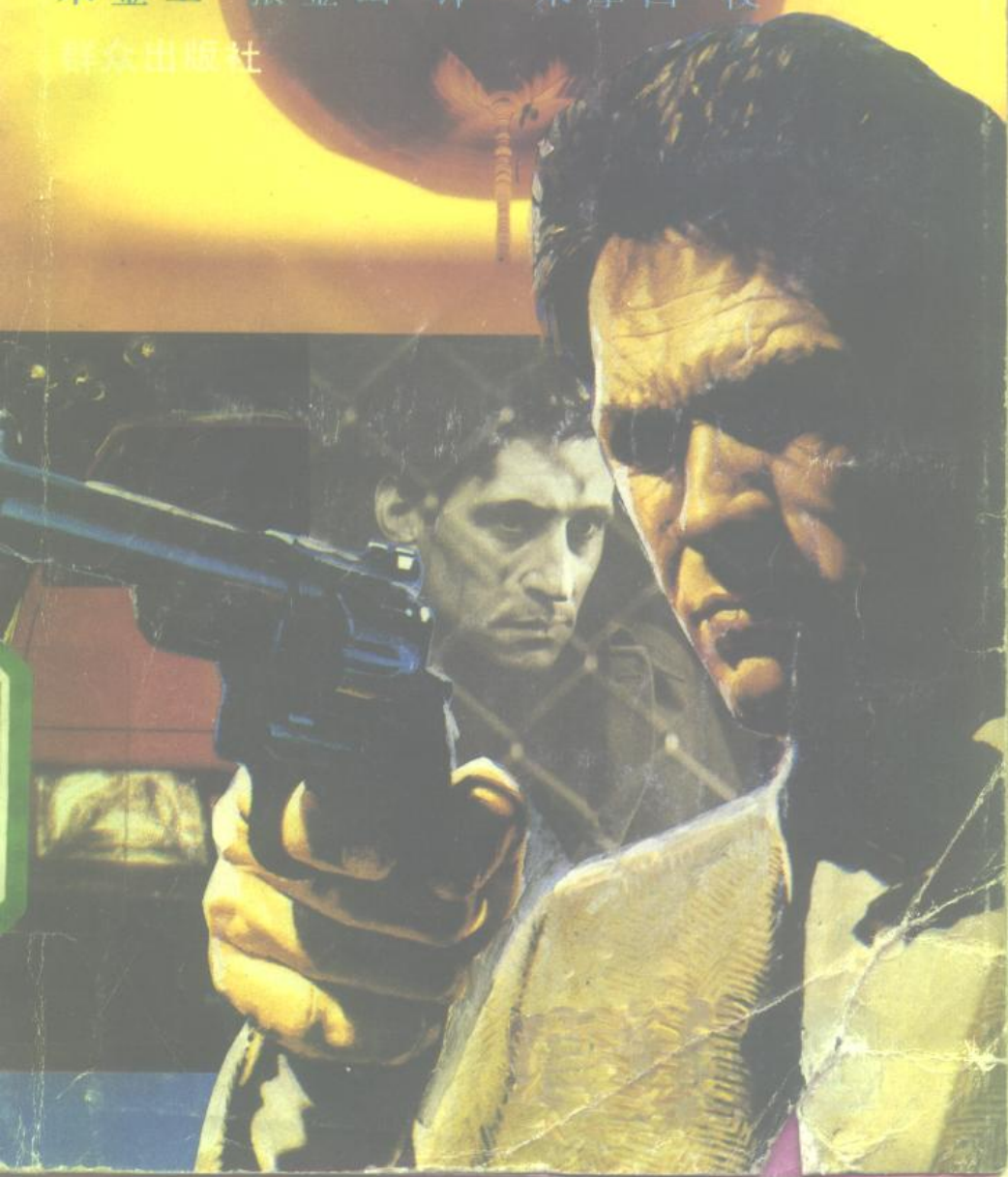


# 猎狼行动

(英) C·托马斯 著

宋金玉 张金山 译 朱摩西 校

群众出版社



1561.4

25

83301

# 猎狼行动

(英) C·托马斯 著

宋金玉 张金山 译 朱摩西 校

(京)新登字093号

版式设计：王焰华

**猎狼行动**

(英)C.托马斯著 宋金玉 张金山译 朱摩西校

---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5印张 245千字 插页2

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

---

ISBN 7-5014-0879-3/I·290 定价：5.90元

印数：00001—10000册

## 内 容 提 要

1944年，潜入德军占领的巴黎的英国谍报人员理查德·加德纳遭到盖世太保的逮捕，在他逃跑后，遇到了他那“狼组织”的两名属下驾驶一辆汽车，当他认出他们时，惊喜异常，但却被对方撞倒，几乎死去。

将近20年过去了，他已结婚，生子，忘记了过去的一切。但一次偶然的机，他又遇到了那个欲置他于死地的属下，而这个人又企图杀害他，于是，多年的仇恨复苏了。他决心复仇，杀尽背叛出卖他的那些人，展开了惊心动魄的猎狼行动。

很久很久以前，  
我也曾经有过，  
天真和相信他人的时代。  
一枚泛黄的照片，  
勾起我的记忆。  
除此而外，  
未留下任何东西。

鲍尔·西蒙

# 目 录

## 第一部 天真的时代

1. 追寻失去的时代  
1944年8月 ..... ( 3 )
2. 家庭旅行 1963年8月  
..... ( 37 )
3. 故伎 ..... ( 62 )
4. 国家级案件 ..... ( 91 )

## 第二部 愤怒的阿喀琉斯

5. 法国式的关系 ..... (123)
6. 可疑的女人 ..... (148)
7. 协和广场 ..... (168)
8. 职业特工的手段 ..... (196)
9. 一动一静 ..... (218)

---

### 第三部 兽性

10. 同“富兰克林”接头…… (249)

11. 狩猎…… (274)

12. 被拴住的山羊…… (291)

13. 决战时刻…… (321)

## 第 一 部

# 天真的时代

无论现代还是历史，  
在未来之中，  
都会变为现在，  
而过去所包含的所有时间，  
如果永远是现在，  
那么未来就无法获取时间。

T·S·艾略特





## 1. 追寻失去的时代 1944年8月

理查德·加德纳茫然不知所措，不由得生起气来。

他本以为下达指示的会是法国站的站长奥布里，要不就是前一天来肯特小机场接过自己的拉蒂默。可他万万没想到在奥布里的房间里竟然还有MI 6的情报军官在场。

拉蒂默马上就感觉到了加德纳的情绪变化。这是因为他一直在观察前来会面的加德纳。他与加德纳特别要好，所以非常了解加德纳讨厌外人在场的心情。但同时也意识到近来两人的关系有些疏远。自从诺曼底登陆以来，他们只见过两次，而且每次都感到加德纳有些见外，谈得也不起劲儿，还没有感到那种老朋友见面的满足就又分手了。拉蒂默心想，也许是因为自诺曼底登陆以来，加德纳在鲁昂领导的“特洛伊小组”之类的地下抵抗小组承担的任务过于繁重。

自从加德纳担任了鲁昂抵抗小组的组长，布拉里·拉蒂默就当上了设立在贝卡·斯特利特的SOE<sup>①</sup>的法国站站长奥

①特别作战总部——译注。

布里的副官。所以他对于MI 6和SOE之间的对立早已习以为常。但是就连拉蒂默，一见到MI6的情报军官康斯坦丁也会兴味索然，早已厌烦了他那种一贯不把SOE放在眼里的态度。也许只是因为他同别人保持着一些距离，靠着墙，把两肘支在壁炉上远远望着大家，所以这种感觉才更为明显的吧。迈克尔·斯坦霍布·康斯坦丁一身粮食部官员打扮，黑上衣、格子裤。他每次与穿军服的人见面，总是煞有介事地以这种样子出现。

凯内斯·奥布里穿着一身笔挺的英国陆战队少校军官的制服坐在桌子前面他自己的位子上。尽管康斯坦丁毫无礼貌地坐在他的办公桌的一端，他也一动不动。拉蒂默明白了：奥布里同样感到迷惑不解。这间屋子经过奥布里多年的苦心经营，颇有战前那种谈话室的气氛，使人感到既温暖又舒适。可是康斯坦丁一来，转眼之间就使这儿变成了冷冰冰的冰窑。室外虽然依旧是赤日炎炎的夏季，然而由于康斯坦丁本身携带的那种魔力，室内却给人一种既阴暗又闭塞的感觉。

拉蒂默赶走心中的杂念，仔细观察起这个从MI 6来的恬不知耻同时又有很大破坏力的人。拉蒂默从种种迹象看出：虽然奥布里在战前就一直在MI 6工作，可他也并不喜欢这个人。

康斯坦丁大约三十五岁左右，可外表上看起来要年轻得多。这或许是因为那双永远散发出傲气的绿眼睛。或许是因为他从未品尝过人生的辛酸，或许是因为他对这些采取了超然物外的态度，总而言之，白白的瓜子脸上没有一条皱纹。他的脸型 and 弯弯的鼻子，颇有几分贵族风度，讲起话来带着鼻

音，爱装腔作势，仿佛别人都是芸芸众生，只有他自己才是绝对伟大的天才。至少可以说他给拉蒂默留下了这种印象。他朝加德纳微微探出身子，不停地讲着。可以看得出，坐在硬椅子上、腰板笔挺的年轻的加德纳已经被他的话吸引住了。连在一旁观察的拉蒂默也渐渐被他的讲话吸引。是一项重要的任务，这是显而易见的。可正因为重要，危险性也就大。

康斯坦丁加重了口气：“问题是这项任务极难完成。但我确信，像你们这种处在第一线的人员，也应该对任务的重要性有充分的了解。下面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背景。”他的脸上浮起一丝既不有趣也不幽默的笑容，继续说道，“说到底还是由那个难对付的戴高乐引起的。他好似中了邪，固执地认为共产党一心想把他赶出巴黎，并推选他们的人入主爱丽舍宫。也就是说，他以为有人想要换掉他这个生在伯利恒的草屋里的婴儿。我想总该有个人告诉他，象基督复活那样浩浩荡荡地凯旋巴黎还很遥远。可……”

“如此说来，你也没有对他讲过是吗？”奥布里闪动着微微发绿的眼睛，挖苦了他一句。

康斯坦丁的鼻孔张了一刹那，但很快又接着说起来，话声里已听不出有丝毫的焦躁。

“想必你也清楚，不进攻巴黎，这是最高司令的方针，同时也得到了盟军最高司令部作战委员会的认可。这是因为一旦发动进攻，必然要投入大量兵力，而且那座城市也难免会被战火破坏。而德国的国防军又绝对不可能不战自退，首要一点，总统就不会答应。再说盟军最高司令部最为关心的是V<sub>1</sub>和V<sub>2</sub>导弹的基地，而不是巴黎。

“自由法兰西部队——尤其是戴高乐将军，极其担心巴黎的共产党。根据最新的情报，在巴黎的地下抵抗组织之中，掌握着武器的共产党员少说也有两万五千人，并且几乎把持了所有的领导岗位。六月份鲁法修被盖世太保逮捕之后更是如此。说不定他的被捕就是‘鲁尔’出卖的呢。

“对戴高乐来说，这些人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此事用不着多加说明。目前戴高乐最大的担心，莫过于在他率领自由法兰西部队挺进巴黎之前，共产党就在巴黎发动武装暴动。”

康斯坦丁稍一停顿，拉蒂默点上一支烟，朝加德纳瞧瞧。当他俩的视线相遇时，拉蒂默耸耸肩，朝他露齿一笑。他已经猜出康斯坦丁想叫加德纳干些什么了，但又不能用手势之类的办法告诉他。这种事儿，事先不商量好，对方是不会理解的，巴黎正面临着危机！

奥布里仿佛要表示出对不得不听两遍同样的话无可奈何的样子，两眼直盯盯地望着窗外。事实上这些话事先已给他讲过一遍，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随着康斯坦丁讲话的口气越来越高傲，越来越显出一副救世主的神态，他就不由得义愤填膺，而且眼看就要爆发出来。他同康斯坦丁一向关系不好。

“当然，你也许会觉得奇怪，这种事儿同自己有什么关系？”康斯坦丁继续说道，“而且肯定不明白我为什么要给你讲这些事情。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担忧的。下面我将详细介绍。我们确信，巴黎将在这个月发动武装暴动。为了阻止这一行动，戴高乐将军自6月14号以来，已经禁止向巴黎空投武器。但是不管他是否乐意，他并不能阻止暴动。

“盟军司令部则认为：如果他们发动暴动，准备尽全力帮助，哪怕只取得一定的成功也是好的。但是最高司令并不打算在九月底之前进攻巴黎。不管巴黎的地下抵抗组织是不是共产党，要想使他们在没有盟军支援的情况下也能同德军对抗，我们就必须给他们提供充足的武器弹药。想必你已经明白了吧……”

“也就是说，要在法国国内开辟一条第二战场。”加德纳说。拉蒂默看得出，他正在拚命忍耐着不让兴奋的心情流露在言语里。任务的艰巨性煽动起他的自负心理。在这种情况下，他甚至不会询问存在哪些危险。

“完全正确！”康斯坦丁不无夸大地称赞了他一句。加德纳洋洋得意。

如何跟加德纳交代，无疑是康斯坦丁自己设想出来的主意。拉蒂默从他那讲话的口气里得出了这样的看法。他在通过正规渠道向最高司令提出建议之前，恐怕私下里早已做了艾森豪威尔的亲信的工作。

“一点儿不错，正是第二战场。”康斯坦丁继续说道，“如果暴动取得成功，夺取  $V_1$ 、 $V_2$  基地就会易如反掌。也许年底之前我们的部队就会跨过莱茵河。如果暴动不被很快镇压下去的话……”

“我还有个问题。”加德纳说道，“我想知道在戴高乐到达之前，共产党是否确有可能夺取巴黎。我是说我们是否有担心的必要。”

康斯坦丁摇摇头，凝视着自己的手指。

“依我看可能性几乎没有。纳粹绝对不会放弃巴黎。恐怕希特勒也不会答应。这帮家伙即使使巴黎遭到破坏，也要

死守。”康斯坦丁又摇摇头，“一旦出现那种情况，我们将感到万分遗憾。但是请大家不要忘记，人的生命毕竟比雕刻和建筑物更为宝贵啊！”

拉蒂默看出康斯坦丁的人道主义不过是表面文章，不禁失望地抚摸着下巴。

“他们肯定要暴动。那样一来，暴动就必然会对冯·克尔提茨将军率领的两万名巴黎占领军以及德国国防部队和党卫队构成威胁。因而你的任务就是……”康斯坦丁两眼生辉地注视着加德纳，“调查清楚抵抗组织为了发动一场足以对巴黎占领军构成威胁的武装暴动，他们需要些什么，需要多少。”

加德纳点点头。在拉蒂默眼中，康斯坦丁的脸仿佛突然变成了一具狞笑的骷髅。加德纳被他轻而易举地拉拢过去也叫人生气。这是由于任务的艰巨性使他精神抖擞起来。也许它能成为使战争提前结束的神奇的一击。由于理查德将要承担其中一部分任务，他为此而兴奋也并不难理解。

“暴动无法避免吗？”加德纳问。

康斯坦丁点点头：“很遗憾，无法避免。共产党不会再等待。恐怕这个月在巴黎街头随处都会听到‘快修街垒！’的喊叫声。”然后微微一笑，继续说道，“我之所以一反常态地反复说明，原因正在于此。我希望你能同阿兰·鲁诺一块儿去巴黎。鲁诺是巴黎地下抵抗组织的‘鲁尔部队’的参谋，共产党员。他会把你带到‘鲁尔部队’的地下指挥部‘杜罗克’。你把他们需要的东西开出清单来，同时把他们的人数、现有的武器装备以及作战方案等具体情况都调查清楚。”康斯坦丁又朝加德纳跟前凑了凑，近到他身上多少洒

了一点儿的高级花露水的气味直冲加德纳的鼻子。“想必你已经理解了这项任务有多么的重要……”

加德纳点点头：“是的，我完全理解了。”

康斯坦丁看看表。奥布里也从面朝窗户转回身，摇晃着他的旋转椅。康斯坦丁对他这种不礼貌的态度十分不满，但因为他已经圆满完成了给加德纳交待工作的任务，所以压了压内心的怒火，换上了一副笑容。

“好吧，详细情况由奥布里少校交代，要用的证件也由他准备。我给你的期限是四天，想再多给也不可能。四天之后，你将被接回来。我希望到那时你这小小的脑袋里装满了我们急需的情报。”说到这里康斯坦丁冷冷一笑：“好，我就此告辞。任务要点请问奥布里少校。”

康斯坦丁向在场的人一一问好之后离开了那儿。奥布里仿佛早就等得不耐烦了似地点上一支雪茄。每次见到康斯坦丁总要陷入不愉快，现在总算可以松口气了。他吐出第一口烟时，脸上已露出了笑容，并用另一只手理了理已稀薄起来的土黄色的头发。拉蒂默也从壁炉上抬起身，揉了揉一直支在壁炉上的手臂，然后掏出香烟给了加德纳一支。

“依你看，他讲的话当真可信？”加德纳问。

奥布里吃了一惊，就好像呛了口烟：“当然可信。理查德。”

“他所说的巴黎的抵抗组织的情况，完全是真的？”

“自然是真的。你怎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呢？”

“是啊。大概是因为我打心眼里不喜欢他吧。”

“我早料到了。看来你是因为讨厌他才不愿意相信他的话吧。可是五分钟之前，你还象是中了魔法似地成了他的俘



房呢。”奥布里故意逗他。同时兴冲冲地朝顶棚吐着烟。见他一反平素那种绅士风度，拉蒂默和加德纳彼此对视了一下。

奥布里说道：“希拉里，给我倒一杯雪利好吗？对康斯坦丁，我是不会请他喝什么的。这小子虽然是牛津出身，可喝起雪利来，简直就象在灌不值几个大钱儿的啤酒。我讨厌他。不过对你们这些年轻人，我可有一句忠告。战后你们如果仍然想留在情报部门工作，千万不要忘记在这个部门中飞黄腾达的必定是他那种人。”

“不至于吧，有那种事儿？……”加德纳一边朝拉蒂默皱皱眉头，一边说。“打完仗之后我可不打算再干这个行当。现在也只不过是奉命行事。复员之后，我想回老家当个职业律师。我的性格适合干那种工作。”

加德纳的话使拉蒂默深感意外。他眼盯盯地注视着加德纳，从他的表情上已看出说这话是认真的。

“就到这儿吧。我去把鲁诺叫来可以吗？白厅的客人走后，我想他也差不多该冷静下来了……”说着，奥布里敏捷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拉了拉制服上的皱纹。

“等一等，”加德纳说，“他现在的心理状态怎么样？”

“你说谁？是指鲁诺？”

“对啊，就是说他。”

“希拉里，是你接来的，你来讲吧。”

“不难想象，他心情急躁、疑神疑鬼、坐立不安。我想你应该认识他的。在抵抗组织里，他是个与‘鲁尔’上校齐名的要人物。他象盼星星盼月亮那样迫切希望得到我们的援助。”拉蒂默呷了一口雪利，继续说，“要说同他一块儿